



破 破 破

THE DETECTIVE

完
上
官

卷
外
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博集天卷
CS BOOKS

Priest 作品

钱次品

THE DEFECTIVE

Priest 作品

完结篇

上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次品. 完结篇: 全2册 / Priest 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594-2933-9

I. ①残… II. ①P…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9574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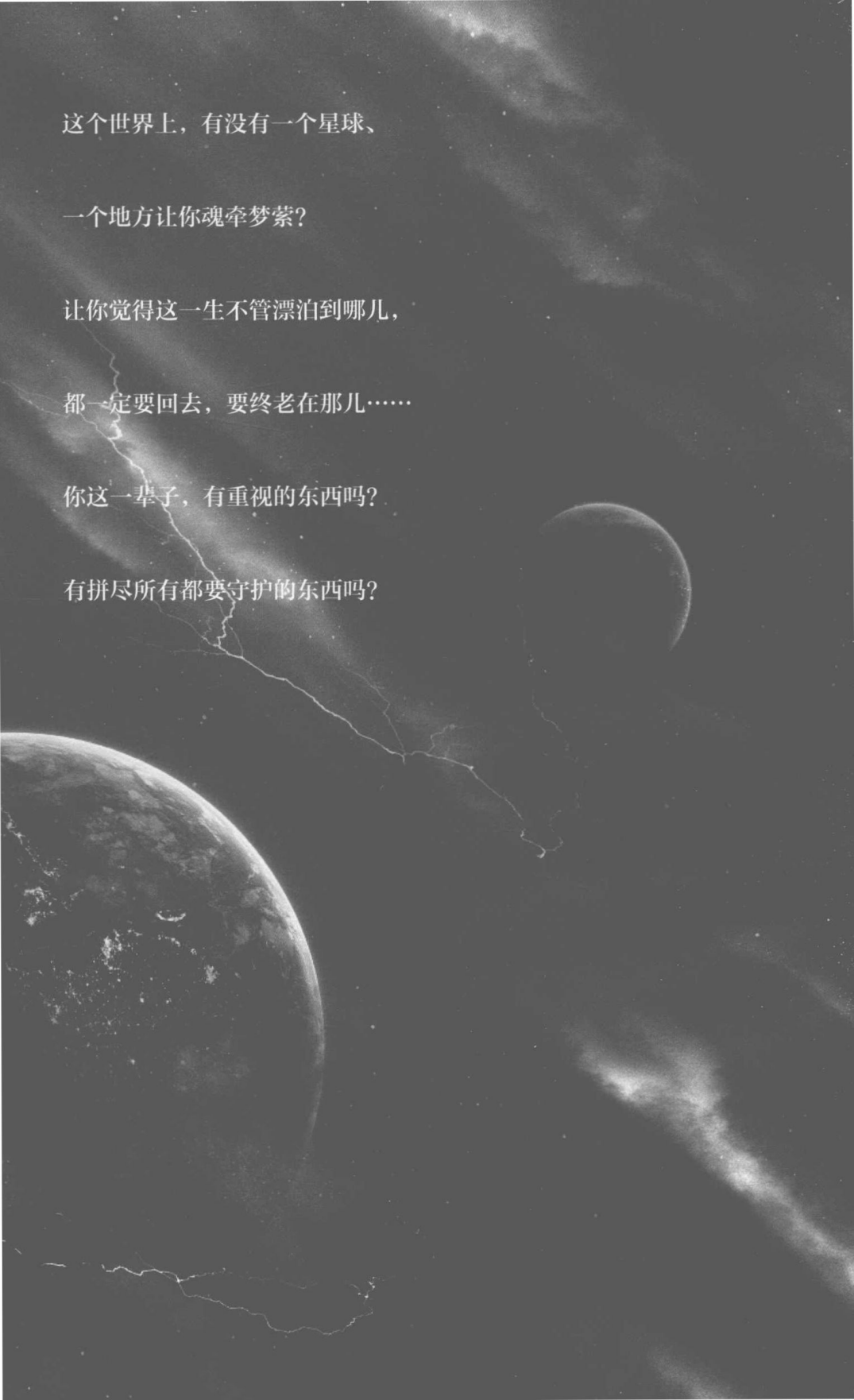
书 名 残次品. 完结篇: 全2册

著 者	Priest
责任编辑	孙建兵 孙楚楚
监 制	毛闽峰 李 娜
特约策划	张园园
特约编辑	王苏苏
营销编辑	杨 帆 周怡文
封面设计	好谢翔工作室
版式设计	潘雪琴
书名题字	仓 鼠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人物插图	璎 珞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15毫米 1/16
印 张	39.5
字 数	613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933-9
定 价	85.00元 (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E DEFECTIVE

P r i e s t 作品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星球、

一个地方让你魂牵梦萦？

让你觉得这一生不管漂泊到哪儿，

都一定要回去，要终老在那儿……

你这一辈子，有重视的东西吗？

有拼尽所有都要守护的东西吗？

目录 Contents

卷五 破碎之塔

001

那是联盟的奠基人啊，如果这样的人都抛弃了自由宣言，与最初的梦想背道而驰，那么陆信、白银十卫，以及所有那些仍在太空中流血的人，又在为谁而战呢？

第一章 独立日

002

从今以后，第八星系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第二章 地狱客

031

我会自己撕开这个孤岛通往外界的路，打碎他们粉饰的太平，让那些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三章 脱困

063

他像是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笼中的凶兽，一朝打碎牢笼，粉身碎骨也要出来。

第四章 交会

099

陆必行听见一个……无数次出现在他梦里的声音，在连天的炮火里说：“诸位，好久不见，十四年了，都没长多大出息啊。”

第五章 王者归来

113

他就像是远古时代从厄尔巴岛脱困的法皇拿破仑，地狱也关不住他，一出声，依然有无数追随者跟着他出生入死。

第六章 离人

132

林静恒出生入死几十年，但是这一刻，是他一生中最豁得出去的时候。他把心剖了出来，能给的都给了。

第七章 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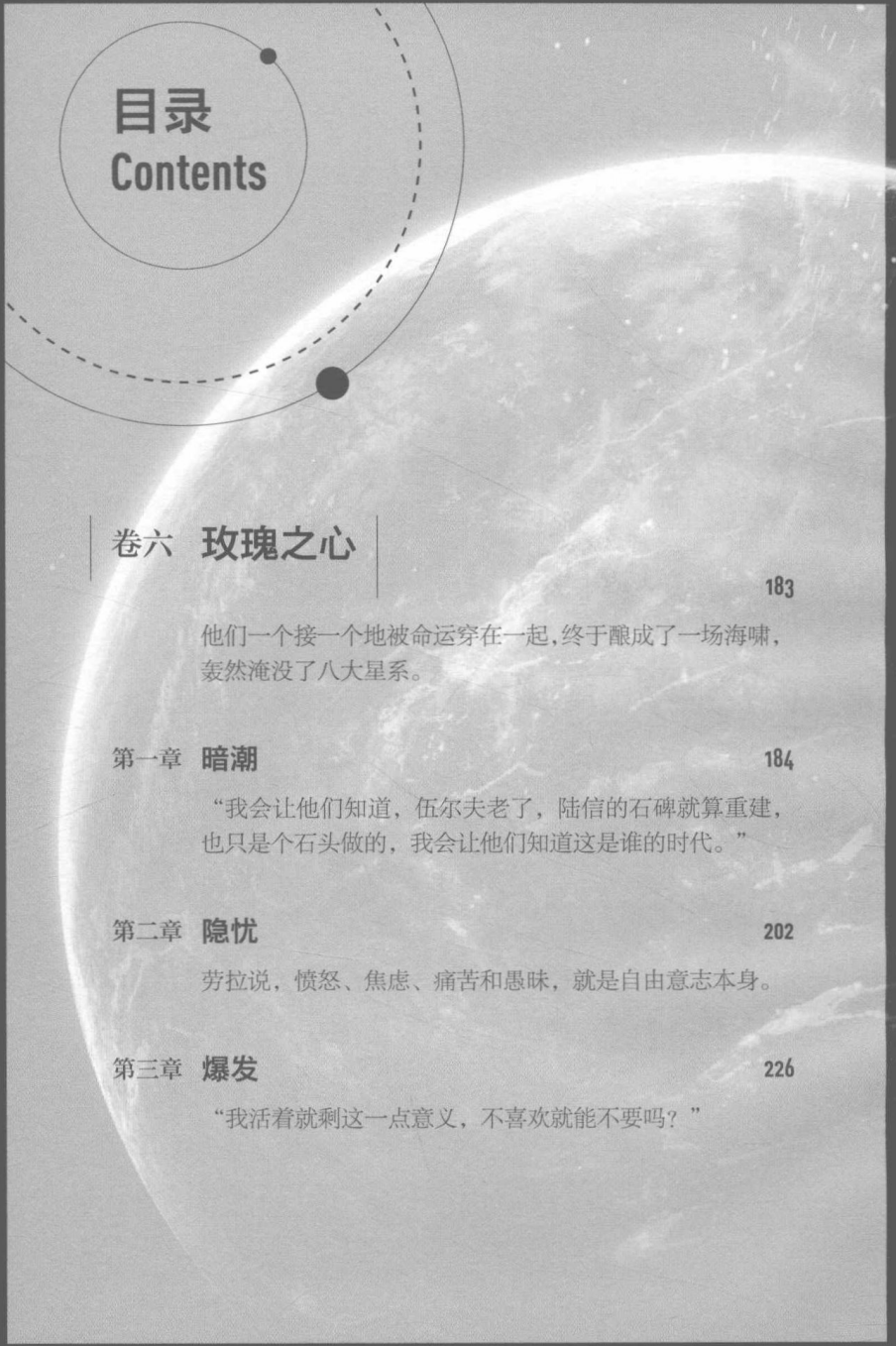
157

“不可以考验人性啊，将军。”

第八章 纯白之地

173

林静姝心不在焉地点头，目光落到了一片纯白的区域——独立第八星系。



目录 Contents

卷六 玫瑰之心

183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命运穿在一起，终于酿成了一场海啸，
轰然淹没了八大星系。

第一章 暗潮

184

“我会让他们知道，伍尔夫老了，陆信的石碑就算重建，
也只是个石头做的，我会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时代。”

第二章 隐忧

202

劳拉说，愤怒、焦虑、痛苦和愚昧，就是自由意志本身。

第三章 爆发

226

“我活着就剩这一点意义，不喜欢就能不要吗？”

第四章 夜幕将至

252

“命运只会给他选中的人一次机会，这机会可能只有一分钟——”

第五章 黑郁金香

267

花园里的夜皇后盛开得过了头，在薄薄的灯光下，艳色浓稠，好似有血。

第六章 故地重游

289

“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像等待节日一样期盼你的出生。”

第七章 沃托陷落

326

你带我回家，让我通过你，触碰到了素未谋面的父亲的手。
那么我是不是也能代替这位刚刚认识的父亲，说一句你是
我——我们的骄傲？



那是联盟的奠基人啊，如果这样的人都抛弃了自由宣言，
与最初的梦想背道而驰，那么陆信、白银十卫，
以及所有那些仍在太空中流血的人，又在为谁而战呢？

第一章 独立日

从今以后，第八星系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一)

“武装精良，向来是联盟传统，我们当年就是靠着这些，才完成了联盟的大一统……”

林静恒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那声音很熟悉，是一种低沉而缓慢的腔调，透着娓娓道来的味道。

谁？

“可是近年来，我总是在想，大一统的太平盛世真的是好事吗？”

“当狮子不再捕猎的时候，爪牙就会退化。军委每年要花大笔的钱，砸在那些用不到的机甲和导弹上，军工厂不停地往上罗列数据，不停地更新产品，然后拉着它们在纪念日的阅兵上展览，再给记者们拿去拍照惊叹，就好像他们真干了点正事一样，各行各业都面临产能过剩，军工也一样。

“但是反导系统他们不搞，军事理论他们也不研究，为什么？因为没有效能，没有漂亮的数据，不能拿出去展览。我们生活在一个太美好

的世界，不受外界威胁。你们知道原始人吗？地球时代，那真是个很可怕的时代，近百亿的人口，全都挤在那么一个小小的行星上，行星上有限的几块大陆被无数国家和政权瓜分，一天到晚要为那点有限的资源争啊抢啊，有些人每周要工作一百多个小时，还有些人无法满足起码的生活需要，他们今天结盟，明天又背信，今天共荣友好，明天就又军备竞争，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每天晚上躺下，都像睡在圆枕头上，担心不怀好意的邻居虎视眈眈，你们去历史博物馆问问他们，敢不敢把所谓的‘国防武器’当模型玩？

“可是我们呢，我们没有所谓‘国’的概念，所以‘国防’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要我说，联盟坏就坏在你们那位杰出校友陆信师兄手里，他把域外的海盗打得太惨了，逼得他们远离人间，像神话里的妖怪一样，人们会在自己家里修筑陷阱，提防妖怪来袭吗？

“哎，年轻人，我讲的这些有那么无聊吗？怎么困成这样，醒醒，我说最后一排角落里的那位同学呢，静恒……

“林静恒！”

对了，那是乌兰学院的军事理论史，开学第一堂课，院长请来了伍尔夫老元帅做嘉宾，在礼堂开公开课。“理论”就算了，还“史”。林静恒作为一代任性的偏科王，当然是找个昏晃补觉，不料被老元帅重点关照，同学为了叫醒他，用胳膊肘重重地戳了他一下，金属制服袖章正好戳到他太阳穴，一下把他扎醒了。

林静恒的太阳穴传来尖锐的刺痛，额角的血迹已经糊住了他的视线，他隐约感觉到自己正在一个生态舱里，身上的剧痛与麻痹感让他的意识只有微弱的一线——跃迁点爆炸范围太大，来得猝不及防，整个七、八星系联军几乎全被卷了进去，巨大的能量无可抵挡地穿透了防护罩、重甲机身，一切……几乎片甲不留。

湛卢在最后关头，启动了“危机”模式，罔顾主人的一切命令，就地变形为生态舱，将林静恒卷在了里面。

“先生……

“先生……”

林静恒想动一下，可是动不了，他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胸口以下的身体，更无法回答，只能在堪堪连着的精神网上给了湛卢一点微弱的回应。他处在半昏迷的特殊状态中，意识游离于身体之外，分不清过去和现实，然而很多事情，却仿佛忽然分明了起来。

他又想起那堂被当众点名叫醒的公开课。

老元帅有意刁难他，让他讲一讲对“大一统”的看法，讲得不好，这门课就不用参加考试了，直接重修。

十四岁的林静恒正在梦游，脑子里空白了半分钟，也不知道人家刚才在讲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胡说八道。

“大一统……大一统的社会弊端其实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信口开河，“比如说……比如我们和猩猩是近亲……”

课堂里哄堂大笑。

“……本来就是近亲，这有什么好笑的，一氧化二氮嗑多了吧你们？我们的基因里有毁灭和死亡的冲动，把自己划入某个阵营，跟另一个阵营的人对立，甚至你死我活，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原始人说的‘爱国’‘为民族而战’既有经济原因，也是顺应人性。而理论上说，对一个政权，内外矛盾和内部矛盾是此消彼长的，没有外敌的社会像一个只进不出的蓄水池，死气沉沉，也很容易不稳定……”

他当时话音没落，几乎所有参与课堂讨论的同学异口同声地反驳：

“我们联盟哪里不稳定了？”

少年时的林静恒只是在半睡半醒中，抓住了灵光一闪的东西，本来就是随口扯淡，再深层次的东西，他当然就说不出来了，只好拿出跼得二五八万一样的态度，爹着毛和同学分辩：“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理论’吗，理论上乌兰学院还是精英学院呢，不照样招来你们这些废物。”因为他嘴欠，口水仗被抬到了人身攻击的层面，于是大家顺理成章地吵了起来。

只有台上的老元帅什么都没说，不但把他睡觉的事轻轻揭过，还在

课堂表现一栏给了他一个“优”。

我们联盟哪里不稳定了？

联盟的稳定是架在两根支柱上的：一根是摇篮一般的“伊甸园”，致力于让每个人都像婴儿一样幸福舒适；一根是那通篇梦话的“自由宣言”，高高举起，召唤婴儿们跟着它党同伐异，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归属感和控制力，再心满意足地做一个勇敢自由的梦。

三十多年后的林静恒蓦然回首，穿过半生硝烟，与那个盛夏午后课堂里端坐讲台上的老元帅遥遥对视。

他明白了：“原来是你。”

原来反乌会后面的人是你。

远隔七八个星系，精准控制战场……只有那个人能做到。那个人曾经是陆信的老师，也是他的老师。

为什么？陆信至死没有公布的“禁果”名单里，是不是也有你？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安克鲁人心不足、勾三搭四引发的一场冲突。

“禁果”的存在意外暴露，伍尔夫要让它重新消失，而且要消失得自然而然。而那些反乌会的人，在他看来，大概也从一开始发誓要改变世界的伟大先驱，变成了一帮打算炸飞世界的傻子，对天使城里鞭长莫及的伍尔夫来说，这些疯子的利用价值正在消失，他们有些失控了。

在这个剧本里，反乌会是疯子，林静恒和安克鲁是保护人民的“英雄”。互有龃龉的英雄们将在最后关头联合在一起，悲壮地与“禁果”一同消逝，同时重创反乌会，卷走大批失控的危险分子。

伍尔夫杀了人、灭了口，联盟会沉浸在悲愤之中，看似惨烈的战争形势和伊甸园管委会的血会重新让联盟和中央军统一战线，反乌会这条疯狗被他骗来，倾力围剿七、八星系，会被打断一条腿，更容易被铁链拴住，多么皆大欢喜的结局。

老元帅，这就是你给这个世界写的剧本吗？

到底是你一手建立的联盟负了你，还是你负了联盟？

可那是联盟的奠基人啊，如果这样的人都抛弃了自由宣言，与最初

的梦想背道而驰，那么陆信、白银十卫，以及所有那些仍在太空中流血的人，又在为谁而战呢？

有那么一瞬间，林静恒的肉体行将崩溃，而精神已经片甲不留。

生态舱里，湛卢的声音却依然冷静平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静静地说：“先生，我的核心处理器受损严重，故障无法排除，正在不断升温，预计会在一分钟之后自我焚毁。我的可变形材料外壳在跃迁点爆炸中破损率接近80%，现已无力支撑防护罩，很快，您将置身于爆炸后的高能粒子流下，抱歉，我无法再保护您了。”

湛……卢……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多年来的包容与爱惜，很多时候我无法领会您独特的幽默感，非常遗憾，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给自己的数据库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陆信将军为我设定了最后的告别语，也是他想对您说的话，现在，我如数转告给您，他说，‘我爱你，孩子，像爱自己亲生的儿子，我希望联盟太平繁荣，希望你幸福平安，如果两者不能兼得，那么后者对我来说更为重要，你是我的骄傲。’”

湛卢说到这里，略微一顿，不知是不是林静恒的错觉，他觉得湛卢好像发出了一声极轻极浅的叹息：“……那么，再见了，先生。希望您会想念我。”

林静恒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蜷缩起手指，可是骨折扭曲的手指不肯听他的摆布，它们只是徒劳地从生态舱内壁上划过……而这枚珍贵的机甲核再也不会像人类一样和他说话了。

可是他还要回去。

林静恒想，他答应过一个人，不管去哪儿，不管走多久，只要那个人还在，他就会回去。

陆必行还在等他，他不能让三十多年前那个医疗舱里的事再发生在陆必行身上。

他挣扎起来，然而破败的皮囊把他困在这里，用尽了力气，他也没

能成功地把自己移动一厘米。为什么该死的灵魂总要和丑恶的肉体待在一起，不能像电磁波一样，飘到自己渴望的归宿呢？

湛卢浩瀚的精神网已经烟消云散，残骸上，最后一层薄薄的防护罩渐渐暗淡。

继而，像一团风中微弱的火，消失了。

当他无处着落，厌人厌世、随时能舍命的时候，悬成一线的命运总能堪堪将他吊起。

而当他终于有一个“拼尽所有也要回去的地方，最后一秒也要挂念的人”的时候，那根让他厌倦的命运丝线却突然断了。

原来他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是一场“不尽如人意”的事故。

联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新星历纪元，在域外海盗入侵、四分五裂一年半之后，虽苟延残喘，但荣光犹在、精神犹在。依然有人愿意将数星系以外、素不相识之人视作同胞手足，为其奋不顾身。然而……至此，终于随着联盟最后一位上将，最后一个眷恋联盟、妄想它修修补补后仍能回归旧日繁华的人，最后一个不肯放下自由宣言的傻子一起，沉寂在爆炸的余波里。

联盟文明——这场人类集体织就的美梦，碎了。

（二）

这里的埋伏并没有让第八星系同步知悉，因为图兰引爆跃迁点后，林静恒就短暂地和第八星系失去了联系。

图兰留下处理因引爆跃迁点而引起的粒子流，尽可能地将爆炸造成的生态伤害降到最低，也没忘了遥控地下航道处的巡逻队。

“林将军他们预计会在十六个小时之内赶到，暂时待命的部队都过去，接应他们一下，以防有海盗穷追不舍。”她说到这里，短暂地顿了顿，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无端涌上了一点说不清的滋味。图兰的目光顺着自己机甲的精神网延展出去，她想，也许是因为终于走到了这一